

白描行业众生相

从“0”到“1”，有人迷茫有人破局

望着已经安静了好几日的通告群，“横漂”李娇娥的心情再次跌到谷底。当AI短剧冲击传统影视行业，李娇娥的经历只是众多微短剧演员现状的一个缩影。在影视行业看似“大换血”的时代，那些演员、后期制作、编剧的生存现状又是如何？

A04—A05稿件采写：

记者 杨雪 实习生 王颖馨



与传统短剧相比，AI的介入可以让制作成本大幅下降。

“横漂”们：不少人暂无戏拍，等待新转机

2024年，怀揣着演员梦的李娇娥从老家东北来到横店。和大多数“追梦者”一样，他的演员梦从长剧群演开始。从最初的“背景墙”群演做起，李娇娥凭借努力和对表演的热情，很快就从“背景”走到“前景”，并考取了特约演员。

“当了特约演员就不一样了，不仅可以说话、有特写，还能和其他演员对戏，你就不再只是一个道具人了。”就在他沉浸在不断“升级”的喜悦中时，来到横店第五个月时，第一次危机悄然逼近。

特约演员不同于普通群演，因为有台词有镜头，接戏必须符合演员本身的特性。用李娇娥的话来说，就是“你不仅得有作品有演技，还要有人脉。”作为“大胡子”特型演员的他既没有人脉，也受到了专人专角的限制。

“本来考上特约演员，一天工资能涨到五六百，现在直接清零了。”此后，李娇娥又回归到每天到处找活，加群刷通告的日子。2025年6月，随着微短剧的大爆，李娇娥获得饰演短剧中一个角色的机会，由此开启了短剧演员之路。

开始演短剧之后，他的工资又回到每天三四百元的水平。在拍短剧过程中，他也实现了当初对演员梦的想法。

就在一切走向正轨时，AI短剧横空出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春节后回横店到现在，1个月的时间一个活儿都没接到。”李娇娥无奈地摇了摇头。

此前一个多小时消息就爆满的通告群，现在安静得可怕。李娇娥感慨万千，“去年好的时候，像我这种特型演员，一个月能拍四五部剧，一天能拿1000块钱。现在倒是能睡到自然醒了，银行卡也没有进账了。”

在AI短剧冲击下的横店，李娇娥的经历不是个例，而是一群人的缩影。在社交媒体上，不少演员通过视频晒出自己的生活日

常，有人为了生计兼职送外卖、直播卖衣服，也有人直接转行，回老家重新开始。

AI短剧的横空出世，让不少投资方观望态度，真人剧开机量减少。“不少人估计开机量减少80%，我个人觉得是有的，整体通告量减少了一半多。”李娇娥说。

虽然新时无戏可拍，但李娇娥并不打算就此结束“横漂”。“想先等等看，有人说4月之后会有转机，会重新加大对真人剧的投入，我想等一个奇迹。”他说。

后期制作者：短暂惊慌后开始“拥抱”AI

“传统后期的这碗‘饭’，一时半会儿估计吃不上了。”这是采访中刘坚强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大学学习动画专业的他，毕业后自费到北京学习特效制作，由此开启了“北漂”之路。从月薪只有3000元的行业“小白”，凭借努力做到一家特效公司的特效总监。2021年，他回青岛开了一家后期特效工作室。

凭借10年的行业工作经验，他的工作室注重出品质量，一个镜头的制作费从1000元到3万元不等。曾经，他以为这份工作会干一辈子。“春节前我还跟同事开玩笑说，特效这碗饭我能吃到80岁，只要拿得动鼠标键盘，我就能干。”但随着AI短剧引爆行业，他逐渐意识到不太对劲。

刘坚强打听到，他的客户公司开始裁员，设备也卖掉了，仅保留了十人左右的小团队，开始进军AI领域。

变化让刘坚强始料未及。短暂的沉寂过后，刘坚强并没有选择就此沉沦，而是“拥抱”AI新技术。在使用AI的过程中，他发现对本身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来说，AI不是来“抢饭碗”的，更多的是一种提效工具。AI的运用，让原先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生产出来的画面和“手搓”的几乎看不出差别。

在刘坚强看来，AI的出现，更像是提供了新机会，对只负责执行层面的制作人来说

揭秘AI如何“造剧”

七八步就能“速成”一部AI短剧

当人们还在感叹微短剧对传统影视业带来的新革命时，AI短剧的号角早已悄悄吹响。往对话框里输入提示词，只要算力跟得上，一段长达15秒且带有剧情的视频很快就呈现出来。即使不是传媒科班出身，也能轻松做出AI短剧。

对青岛昆邑文化CTO、AI主理人蹦萨奇来说，AI短剧的制作流程再熟悉不过。大学时期就学习视觉传达的她，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AIGC的制作，随后便开启了单打独斗的创作之路。大学毕业后，她与合伙人共同创立了昆邑文化创意(青岛)有限公司，主要从事AI短剧、宣传

片、电影等的制作。她和团队去年一年的时间生产了几十部AI短剧。

蹦萨奇介绍，一部AI短剧的成型需要七八个步骤。首先是好的创意，再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操作的剧本。这也是传统短剧的制作流程。与之前不同的是，在AI辅助下，剧本创作有了两种选择：既可以完全靠编剧写作，也可以“喂”给AI思路，由它来完成细节形成剧本。

把文字剧本影视化，分镜的制作必不可少。“好的导演甚至会手绘分镜脚本，这些也是要靠人完成的。”蹦萨奇说。随后就是人设图和场景图的制作。何谓人

设图?蹦萨奇介绍，其实就是人物的三视图，场景图则是将剧本中的重要场景，按远中近特不同角度进行制作。

对于传统短剧的制作，“拍”是重中之重的一环。服装、化妆、道具缺一不可，拍摄成为短剧产出画面的主要来源。

而在AI时代，架起摄像机喊“Action”的画面，被在键盘上敲击提示词的场所取代，“AIGC”们通过与大模型的“对话”，完成短剧每一段视频的生成。

“这个过程通常有两种方式，可以文生视频，也可以文生图，图生视频。”蹦萨奇介绍，如果依靠最新的seedance2.0模

型，则可以通过输入的文本，直接生成一条最长15秒钟的视频。如果坚持传统的“手搓”流程，则要在溶图软件中溶成分镜，再把分镜图片转成视频。

主体有了，然后就是“黏合精修”阶段。“15秒生成的视频不是拿来就用，还需要精剪，最后每段用到的可能就七八秒。”蹦萨奇说，最后再经过字幕、音效、调色等的包装，一条AI视频由此成型。

蹦萨奇估计了一下，一部制作精良的AI仿真真人短剧，仅需4-8人的团队即可完成，与此前几十人的传统短剧拍摄团队相比，人力成本大幅下降。

AI短剧冲击波

变局之下，有挑战更有机遇



编者按

AI短剧风暴席卷影视圈，彻底打破了传统影视行业的原有秩序，掀起全行业洗牌浪潮。本报报道聚焦AI时代短剧从业者的众生相，探寻行业变局之下，影视人破局突围、向阳重生的路径，见证技术革新下影视行业的蜕变与希望。



学生正在学习AI短剧制作。

是冲击，但对综合能力强的人来说是个新机遇。刘坚强也快速拉起一个新的AI制作团队，准备投入科幻题材的AI电影制作。

“虽然经营了10年的饭碗被搞没了，但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就像爬山一样，无非是把走过的路再爬一次，保持兴奋接受它就就行了。”刘坚强笑着说。

导演和编剧：核心岗位迎来新挑战

AI短剧的出现，替代了传统的服化道以及特效制作，但导演和编剧的角色仍被保留下来，并成为整个流程中由人掌控的重要环节。在这场“大换血”中，作为编剧的林深见鹿似乎处在“暴风眼”位置，行业风暴并未对他的工作造成太多影响。

去年开始，他所在的青岛一家微短剧公司察觉到行业风口，由传统微短剧业务转型为AI短剧。而他也由原先的给真人演员写剧本，转变为给“创造的角色”编剧。去年9月到现在，林深见鹿已经过稿6本，“我的前两本都是做仿真真人剧本的，不过当时制作难度大，制作公司没制作出来，现在是仿真真人剧和漫剧都做。”

“AI对其他行业角色来说可能是挑战，但对编剧来说可能是机遇。”林深见鹿解释，当影视行业来到AI短剧时代，编剧的职能其实是在“变”与“不变”间。

“变”的地方在于编剧的脑洞和整体构思剧情的能力，林深见鹿说，过往的真人短剧受限于拍摄成本与剧情题材，在剧本端束缚比较大。“像传统女频短剧更强调情绪的拉扯，比如在相同场景下进行语言、行动的对抗，类似于打扑克的回合制。”由于受制于成本和题材，AI短剧反而更倾向于大场面、炸裂的视觉效果。

“不变”之处则在于，无论是真人短剧还是AI短剧，剧情都是核心内容，“所以编剧需要转化思维，但是难度不大。”林深见鹿说。

AI冲击下，短剧行业迎洗牌

与时俱进，方能“适者生存”



自去年开始，李念泽的公司就全面转型AI赛道，已生产几十部AI短剧。

AI短剧为何来势汹汹

当AI的风吹到传统影视行业，不少从业者还没缓过神，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其实从去年底开始，AI短剧的发展信号就已释放。2025年11月，字节跳动推出的“红果漫剧”App上线一个月，月活跃用户数已达854万。数据显示，2026年1月，国内AI漫剧上线数量达14634部，日均超470部。今年2月，Seedance2.0正式上线，将AI短剧制作推向一个新时代。

在后期制作者刘坚强看来，目前行业人员的“失业”，主要是由于资方的观望。当生产环节出现新技术，即使没有发展到完善状态，资方仍然愿意等等。而AI短剧最吸引人的点，就是成本直线下降。“对剧组而言，可以舍弃掉前期拍摄环节的成本，直接进入后期阶段。”刘坚强粗略估算，AI短剧的出现，让一部剧的成本直接下降百分之七八十。

青岛海笑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连伟则跟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一部真人短剧的制作成本动辄几十万元，制作精良的剧甚至能达到百万元，而AI仿真真人剧5万块钱就能搞定。如此悬殊的成本差距，让“小投资高回报”的AI短剧成为资本新宠。

更关键的是，平台的政策风向也产生了倾斜。“像红果、腾讯等平台已经提出对AI短剧给予流量扶持、补贴倾斜等，这也让不少人看到行业发展风向。”

青岛昆邑文化CTO、AI主理人蹦萨奇同样认可成本在这场风暴中

的巨大诱惑力。仅考虑算力成本的话，一部AI短剧的成本可以控制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一部200分钟的低质量漫剧成本可能就几千元，这放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成本之外，就是制作周期的缩短以及人力的压缩。过去，就算以快著称的微短剧，从拍摄到最终剪辑成型，少说也得一个月。而AI短剧省去了前期拍摄环节，一个人、一台电脑，几天就能完成一部简单的AI短剧。

“求生”与“谋变”

在行业“大洗牌”阶段，传统影视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正在上演一场“求生”大戏。有人摸着石头过河，也有人把这种变化当成新契机，在风暴中寻找乘风破浪之路。

作为“影视之都”的青岛，聚集了大量微短剧组以及制作公司。“AI初创团队期待您的加入。”今年3月，朋友圈的一则招聘启事，道出连伟的转型决心。

去年底，当AI短剧的浪潮袭来，他所在的青岛海笑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不再局限于传统微短剧，在原有公司之外，重新成立两家专注于AI短剧的子公司。“目前都已注册完，开启团队招募，每家都距团队50人左右。”连伟提到，在青岛的微短剧圈子里，转型已成为共识。

在这场风暴中，既有闻风而动者，也有主动求变者。李念泽创立的昆邑文化创意(青岛)有限公司在去年全面转型AI赛道。一年时间里，他们已产出几十部AI短剧，从上线海外平台的仿真真人剧到多部漫剧，作品矩阵初具规模。众多作品荣获

首届山东省数字工程师创新创业大赛暨国际数字工程师邀请赛全国二等奖、入围海南国际电影节等。”

乘着当下正火的“一人公司”之风，孙玉鹏则带着学员开启AI短剧共创的探索之路。打破传统的剧集制作模式，采用“人人都是短剧创作者”的模式，不仅能让制作成本和时长压缩，还能让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创作的快乐。目前，由孙玉鹏和学员们制作的青岛首部AI共创短剧《一缕微阳》即将上线，开启短剧共创新模式。

转型只是一个开始，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连伟提到，不同于杭州、北京等地日趋成熟的产业生态，青岛的AI短剧产业尚处在初级起步阶段，最突出的便是人才需求量大。“好的编剧、AI剪辑师很缺，懂AIGC工作流、操盘过AI短剧的专业人士也很需要。”连伟坦言，目前，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自己培养团队。

“AI是手段工具，而不是替代。”在乔洁琼看来，AI改变的只是传统影视剧中一些画面的生产方式，以一种更高效且低成本的方式介入，但并不会改变影视的本质。

“真人表演是不可取代的，像纪录片、长篇影视剧等，人们欣赏的就是真实的场景，这是AI不能替代的。”

专家指出，AI的出现，无论是对于前端的从业人员，还是高校相关专业的学生，都是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刘坚强在“失业”的震荡后迅速组建新团队，投入科幻题材的AI电影制作。在他看来，AI不是“抢饭碗”的敌人，而是提效的工具。

李念泽的团队正在为AI动画电影《逃出海洋馆》打磨分镜。海洋动物的环保主题、对生命的思考，这些创意内容，正通过算法迭代与人工雕琢，试图在院线银幕上找到一席之地。

而高校的探索与尝试也从未停止。去年，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已成立AI影像工作室，并设立AI短剧微专业。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昆邑文化创意(青岛)有限公司的校企共建，也为学生不断“更新”技能，十几部由学生制作完成的AI短剧作品就是最好的成果证明。

唯有人心，方能读懂人心

好故事好情绪，AI永远替代不了

优质的AI短剧是什么样的？

在蹦萨奇看来，哪怕只是制作精美像MV一样的画面，也并非吸引观众的内核所在。“观众在意的，可能不是视觉上的爽感，更多的是思想上的爽感，好的故事创意才是片子的关键。”而由故事延展开来，它的内核和所传递的价值观，才是直击观众心灵的核心所在。“要给观众带来心灵上的慰藉，而不是一时的爽感。”

此外，情绪的传递更能带动观众的心理，这点在女频向的视频中体现更为明显。“像AI人物的神态演绎，那种剧情节节的拉扯拉扯，更能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这样播放量也会高。”

虽然目前市面上不少AI仿真

人剧已经做到几乎和真人剧无异，但不少片子粗劣的画面以及主角不可避免的“假人感”，仍然让不少观众大喊“抵制”。

蹦萨奇也提到，虽然AI制作短剧看似无所不能，但也有劣势。目前市场上大模型的能力有限，可能会造成画面细节的缺失。比如AI演员所在的场景里，后面窗户的细节，可能就是模糊的一团。

其次就是情绪上的“不到位”。“AI的表演还是无法实现人类演员的一些表情，比如说脸部肌肉的抽搐，这些AI暂时是理解不了的。”不过她也提到，这些细微问题其实也可以通过大量“抽卡”解决，“但从成本上来说就不划算了”。